



题字
杨文东

诗林漫步

冬韵藏于雪

(外一首)

□ 郑显发

天地间一场默剧正缓缓拉开帷幕
六角精灵在云端酝酿着圆舞曲
北风削尖指爪，雕刻水汽的骨骼
千万只白蝶挣脱穹庐的封印

山峦披上素装，将冬色染上大地
河流停下脚步，在冰面写下偈语
枯荷低垂的颈骨支起玉色瑶琴
松针托起的琼苞坠成水晶流苏

瓦当垂下一串凝滞的钟乳石
炊烟穿过雾凇化作蓝纱飞舞
石磨静默着咀嚼冻硬的时光
地窖里萝卜积蓄着甜糯的密语

祖母翻动黄历，将棉絮塞进门缝
瓷罐里腌菜与粗盐缔结盟约
炕头的剪纸上，鹿角开出冰凌花
冻梨在陶瓮中酝酿琥珀之梦

雪被之下，麦苗练习呼吸的瑜伽
树汁在年轮里循环着新的生命
冬笋于黑暗中层叠拔节的诗稿
蛰虫把蛻壳铸成银亮的模样

童子堆起的雪人戴着“佩剑”
红鼻头探问春天隐匿的坐标
冰棱从檐角垂落透明的预言
每道裂纹都是大地的掌纹

当暮色给雪原镀上鎏金包浆
兽迹在旷野绣出神秘的篆书
星子像盐粒撒向穹顶的伤口
月光冻成琉璃，封存所有声响

唯有梅枝在窗前蘸着雪写字
用暗香钉住流逝的节气
那些飘落与覆盖、凝结与沉淀
都在等待竹帚划出第一道破折

待到冰柱开始垂落晨光的刹那
整片雪原将集体调转韵脚
每片雪花都是韵书散落的偏旁
在春色未沸前，替万物签署
关于萌发的，所有沉默契约

十二月谣

腊月的风嚼着冰碴子赶路
把霜花钉上每扇玻璃窗
麦苗在土下练习倒立
村庄蜷缩成雪人的形状

冬至的铜勺搅动白昼最短的汤
大寒前夜总有人整理行装
用红纸剪九十九朵梅花
火炕烘着鞋垫拼成的地图

芦苇举着空杯致敬夕阳
冰凌在屋檐排成编钟阵
等立春의鼓槌前来敲响
穿棉服的孩童点数糖瓜

守夜人用烟斗点亮星群
雪地映出来年要用的月光
当所有道路都通向团圆
腊八粥在瓷碗里泛起微光
告诉那株越冬的君子兰
新雪已提前丈量春天的身长

行走在冬日的画卷里

者，诉说着古老的传说。

落叶翻飞，飘逸如云，飞舞中透着灵气，用手触摸，软绵、蓬松，十分轻盈。河边的柳树，枫叶早已飘落，细长的叶，五角叶，伴着缤纷的色彩，河面荡起一圈圈细腻的涟漪。那条长长的小河，转瞬变成了一幅美丽的长卷，阳光投射过来，画卷上透出金色的光芒。那是冬的杰作，是风的手笔。

冬日的山峦，秋的浓郁还未离去，清寂已然到来。山峦层叠处，绿、红、黄三种色调互相交织，又层次分明。大多数树木褪去了繁密的枝叶，露出瘦硬遒劲的筋骨。枝干嶙峋虬曲，枝桠疏疏朗朗，横斜交错。

那些依然顽强生长的树木，挂满了形态各异的野果，它们在寒风中傲然挺立，仿佛向世人展示着生命的顽强和不屈。枝头偶有挂着的小果子，在纯净的蓝天映衬下，犹显灵动与俊俏。在删繁就简的静美里，有一种清寂的诗意。

枝头伶仃的枯叶簌簌摇动，似悬而未决的琴音，在空中轻轻摇曳。那些深秋璀璨的红与黄零落殆尽，偶尔有几片枯黄的叶子，如同一只只疲倦的蝴蝶，在空中无力地飞舞着，最终缓缓地飘

落林中。

阳光透过稀疏的枝桠，洒下斑驳的光影，如同一位油画家在缓慢涂抹。忽有雀鸟惊起，鸣声穿空，复又没入苍茫，唯余清音萦绕。山路覆满黄叶，一片叠着一片，厚厚地、松软地积着，脚踏上去，听不见脚步声，只觉一种蓬松的、酥脆的触感。

田边有两排银杏，比当年高大了许多。初冬的银杏依然满树金黄，远望过去，像是一条金色的河流流淌在谷地。扇形的叶子明亮通透，仿佛储存了阳光，风一吹，叶子便打着旋儿从枝头落下，地上就铺了一条金色的地毯，铺就一条通往童话世界的路，踩上去发出清脆又柔软的声音。那一整个季节更迭的脚步声，是时间流转的声音。

初冬的银杏，比起春日里烂漫的野樱、夏日里繁盛的荷塘，更为动人。它的美，不在于喧闹，而在于静寂；不在于生长，而在于沉淀。它像一位阅尽悲欢的智者，将一生的故事都凝在这满树的金黄里——不言不语，却已说尽了一切。繁华到了极致，便是这般近乎肃穆的静。它并不与这萧瑟的时节抗争，只是安然地、自在地完成自己最后的绚烂。

邂逅大雪

□ 吴昆

在冬的舞台上
我与大雪欣然邂逅
她似一位纯洁的仙子
舞动着梦幻的衣袖

雪花纷纷扬扬飘落
亲吻着我的额头
每一片都带着深情
讲述着冬的温柔

街头巷尾银装素裹
树木绽放出琼花万朵
我漫步在这洁白世界
心也变得清澈辽阔

大雪，是季节的礼物
给大地披上温暖的被褥
我沉醉在这美景之中
让心灵自由地追逐

邂逅大雪，邂逅美好
将这份纯净珍藏在心底
迎着寒风，展露微笑
期待春天在不远处来临

心灵吟唱

岁末又至

□ 许海龙

远村卧在大雪里
天和地扯起同一块素布
风裹着雪粒打在脸上
归人的脚印，深一窝浅一窝
往炊烟升起的方向挪

老墙蹲在院口
雪压着砖缝里的枯草
恍惚看见故去亲人的身影
扫帚扫过檐下，雪簌簌落
落在他肩头，也落在我眼窝

雪还在下
落在发间，像添了层风霜
每一片都藏着牵挂
等风软些，等日头暖些
融了的雪会顺着墙根流
洗开岁末里，半寸盼春的幼芽

童年的雪

□ 李坤

雪落下来时
世界变成一张白纸
我们在上面画歪斜的房子
画永远三个瓣的雪花

棉鞋陷进去
发出“嘎吱”的轻笑
像大地在挠我们的脚心
手心的雪球越来越胖
胖成舍不得扔出的珍宝

我们躺在炕上
听雪粒轻叩瓦片
像无数个安徒生
同时讲着童话

而今晚的雪
依然保持当年的白
却再不能将我们
变回那些
捧着雪花当点心的透明孩童

雪落乡野

□ 魏益君

一场雪，轻轻铺开
像梦一样柔软
炊烟也慢悠悠升起
和雪丝绕在一起
织成冬天温软的想念
孩子们的笑声
在雪地上蹦跳、打滚
一团雪球
在他们的手里越滚越圆
滚出了整个冬天的惊奇
屋檐下，雪水凝成了冰凌
是大自然雕出的水晶坠子
挂在农家的房檐
亮晶晶的，被阳光一照
冬天就变得闪闪动人

随感点滴

岁暮天寒风雪始

□ 王同举

小雪前后，大地依然延续着暮秋的景致，处处橙黄橘绿、遍地红叶似火。大雪一到，朔风骤紧，把初冬的景致一片片吹去，万物萧索，山瘦水寒，冬天总算彻底站稳了脚跟。

关于大雪，《月令七十二候集解》有云：“大雪，十一月节。大者，盛也。至此而雪盛矣。”时令到了大雪，降雪变得频繁起来。“积阴成大雪，看处乱飞花。”雪花轻盈飘逸，纷纷扬扬。眼看片片雪花从空中飘落，悠悠然然地拂过树梢，转瞬即便铺满了农家小院。刚刚还是天清气朗，不久便大雪纷飞，整个村子逐渐淹没在一片苍茫的白色之中，素雅而又宁静。

当寒风渐起，天空变得低垂而阴郁，仿佛有无数秘密在心中酝酿。当雪花从天空缓缓飘落，大地便被一层洁白无瑕的纱幕轻轻覆盖。大雪节气，如一位素颜的仙子，不声不响地来到了我们的世界。她带来了冬天的第一场雪，也带来了一年的尾声和新年的预兆。在这个节气里，我仿佛能听到时间的脚步声，在雪地里留下深深浅浅的印记。

大雪节气，标志着一年中最寒冷时节正式到来，也预示着万物归宁，静待春来。大雪时节，雪花不再是零星的点缀，而是如同天宫的羽毛，轻盈而密集地洒落人间，将大地装扮成一片洁白无瑕的世界。

在北方，大雪是冬日的主角，它以铺天盖地之势，覆盖了山川河流，将辽阔的北方大地装扮成一个梦幻般的童话世界。远山含烟，近水凝霜，每一棵柳、每一片叶都被雪覆盖，变得圆润而柔和，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凝固，万物都沉浸在一种超然的宁静之中。而在南方，大雪虽不如北方那般壮观，却也有其独特的韵味。细雨夹雪，轻盈飘洒，给江南水乡披上了一层薄薄的银纱。小桥流水，粉墙黛瓦，在雪的映衬下更显古朴与雅致。文人墨客

散文天地

大雪至 冬安好

□ 裴金超

常于此时寻幽探胜，或吟诗作对，或挥毫泼墨，以诗画寄情，抒发对大自然的敬畏与热爱。大雪之于南方，更像是一位温婉的女子，轻轻拂过湖面，留下淡淡的涟漪，让人心生向往、沉醉不已。

唐代诗人戴叔伦曾以“花雪随风不厌看，更多还肯失林峦”的诗句，描绘了雪花飘落时那美丽又略带忧愁的画面。随着雪花不断堆积，空气中弥漫开来的是越来越浓重的寒意。但是，在我看来，这漫天飞舞的雪并非只是冷酷无情地增加着大地上的寒气，相反地，它更像是一位温柔体贴的朋友。当整个世界仿佛被一层轻柔细腻的白纱轻轻覆盖时，原本喧嚣繁忙的田野和村庄此刻变得异常宁静祥和。对于辛勤耕耘了一整年的农民朋友们来说，这场及时降临的大雪不仅意味着可以暂时放下手中沉重的工具，享受一段难得

的休息时光，更重要的是，它还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新的希望——田野里，麦苗在雪的覆盖下，仿佛得到了一层保护膜，既能抵御冬日里刺骨的寒风侵袭，又能保持土壤的湿润。就这样，麦苗们在厚厚的“棉被”下沉沉睡去，做着来年丰收的美梦。

记得儿时，有一年大雪时节，天空突然降起了鹅毛大雪，那时的雪，似乎比现在更加纯净、更加厚重，这下可把我们小孩高兴坏了，约上几个小伙伴在雪地里打雪仗、堆雪人，玩得亦乐乎。这一刻，大雪仿佛成了欢乐的源泉，将冬日的寒冷与沉闷一扫而空，以至于让我忘记了时间，也忘记了作业。直到母亲喊了我的小名好几遍，才向家跑去。一串小脚印追随着我回到温暖的屋子，摘掉毛线帽子，头上冒着热气。母亲将一个早已在火炉上烤好的红薯，递到我的小手上。红薯流着蜜糖，流进了我的心里。

俗话说：“小雪封山，大雪封河。”此时，大地一片银白，河流结冰，正是“冬藏”的最佳时期。农民朋友们结束了一年的辛勤劳作，开始着手准备过冬物资，家家户户腌制腊肉、储存蔬菜，为春节的到来做准备。